

通志經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
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
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
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
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
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
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
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鬪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鬪者也苟不先治其鬪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閭闔之辱王耳今焉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闢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

機也反治即亂去安即危其間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傳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謏而違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爲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畎畝禹躬胼胝相與戚嗟官人之難備嘗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既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逮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治道之達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

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
派於萬瀆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
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
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
制其繁簡也百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
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
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
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
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
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抑揚其辭而
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

用力於此而真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而共治之也德君德也祇勤于德則止其
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
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為周家之定制則
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
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
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

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位皆孤卿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也天地以形言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

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常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祲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教官之長是爲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既職之矣天下之達道

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數典教民而謂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詔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

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蘊也後世視以爲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

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它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旣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

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旣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

自內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旣訓迪厥官以立爲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

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和固有彝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興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爲訓者蓋當是

時體統既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左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奪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復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遷令然所傷則既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真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令出於君今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于其屬亦

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寢深至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令

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旣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蓄疑

敗謀者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者旣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懵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

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間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爲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

僞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使小人作僞者共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休於權利懷讓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即入於憂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

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撫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既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庶官之能否者不觀諸它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既專以人物爲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爲風俗此風既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總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摹之久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謹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

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還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周公之沒也厯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

日與周公同功一體慮其兢業循守者或木專固
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
之新進純慤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
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
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
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
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

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
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舉
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位移而
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
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舉東郊之
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
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
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
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
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
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謗交萃民不可得

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乂民方飢渴
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若神明再還
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
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舉周公精微

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
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
四言其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
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
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
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
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
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
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餘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
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
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

姜繭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既告以孜孜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爲常不能遵奉真所謂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真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爾其戒哉爾

惟風下民惟草者告之以既居人上民之東西惟吾所向不可不戒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民既惟吾所向則其發尤不可不審也凡謀慮政事若小若大無一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焉爲人臣者公已奉上果威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於君今日豈忌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既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擴而弘之者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東郊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

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矣倚法以割矣作者非其自然割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侈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

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蓋用刑當於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燄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足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臆而已傳頑者提耳而未喻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也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

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
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
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
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居
上者據事物之會昨逆激排者交至尤當深致力
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
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爲惡
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
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
舉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觀
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湏暴虐
之地而爲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爲薄既
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遷而歸厚是非聲
音笑貌所能爲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
固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
典與我爲二物是猶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也何足
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

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

也六卿百官既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天漸惟幾以下皆述顧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醴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

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眞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驟施於民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之侗而下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

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傳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
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
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
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
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
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
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邇其語意之深長
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
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

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
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
不請事斯語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
幄也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歸蓋靜
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既崩矣召公以冢宰攝政
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于戈虎賁

迎王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

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蓋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冊曰度者簡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旣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旣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粉純漆

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
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傳顧命也狄賤有司也喪之復狄
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也
綴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
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
無明文然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
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
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

則並陟

所以備國容而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

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窓謂之牖東西廂
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
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
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遷就其說謂鎬京
宮室尚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駢贅
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孔安國以爲桃枝竹鄭玄
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爲此竹蓋一
物也氍席謂蒲席也豐席即莞席也筍席則緝竹
籜而爲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綴曰

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筦簞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彫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肩之舞衣大貝鼗鼓兕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衛或以五輅置革不陳或以綴次爲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

峻極幄坐靚深寶鎮暉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鉞戣瞿銳其制不盡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寢之門也兩階祀阼賓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

夫皆立于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囂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八道楊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太王受命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齊宅受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蓋受冊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受冊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服之裳皆纁今變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內京師而外諸夏名

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冊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瑁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則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冊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冊辭典正

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竦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興答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祇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即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啗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它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

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濟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饗之際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質此心於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己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爲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即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旣宅尊位繼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

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惘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外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荅拜者言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荅拜而

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微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美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諡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

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子齒胄保傳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徧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隳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

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

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

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已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

之網諸侯而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公既出即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搖之後懲治化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而舊惡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剪除也噫豈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

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寢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苟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四十七
罔攸勸

以文武之數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

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臧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

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祇服父師之訓德容之威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敘畢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

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它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間則善者蓋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科擇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并疆者豈真欲絕

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畫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慎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堙世平則易玩時緝屢省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

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養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旣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

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不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

能永底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迪而閑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旣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

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
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
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惴
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
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
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
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
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
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
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

摩以和爲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
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前人之勤勞皆虛弃矣
終之之責爲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
之協而底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
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
不咸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
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它焉王畿四方之本自
源流瀕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
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
以爲治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勲
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

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景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景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正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其後嗣

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膏粱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墜地而國從之矣此藥卻胥原降爲皂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曆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顧瞻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無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泮之春冰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

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彜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爲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養之也凡此皆教也教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則流動遷變而莫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爲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爲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

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爲子孫計者既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欽明其訓奉順先王荅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

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興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亂在茲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狹之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固將有次第也近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命

王莽曰伯圖惟子房亮之爲然人宅至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通志堂

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髮櫛而苗穉之不容一未堅正者厠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内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

者也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哉穆王既述文武之聖猶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顧益覺其質之無良益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耳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憊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袞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質厚敦朴便佞屏跡藹藹王多

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旣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穆王旣告伯冏簡乃僚而嚴

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儉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

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書說卷三十四

刑第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臯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

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臯陶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爲及其改過於血氣旣衰期頤篤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遽古下極民情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桷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龐開暴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旣

盛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爲惡寇賊鴟義
姦宄奪攘矯虔極敘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
張跋扈爲義指惡爲善也矯虔者矯僞虔劉之謂
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剪絕於涿鹿
而餘毒遺孽復爲苗民覆出爲惡弗用靈善所以
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
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
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
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爲劓刵桷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
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

刑自號爲法殺戮無辜始過爲劓刵桷黥之制
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於是刑
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爲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
開此端斷割屠剥之慘泰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
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爲
一制隨意戕殺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
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
泯泯焚焚顛倒錯亂略無毫髮誠信曰罔中于信
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詛盟者無所聊賴肆爲欺
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
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嗟窮之

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幾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黜之虐報之以墨因殛之虐報之以宮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爲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棐常鰥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
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
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
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
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
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
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羣萬
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
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卒善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
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
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既遏
絕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靡常
前章所謂遏絕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
謂有辭于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
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皋陶象刑之敘大
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尚有遺孽餘種
為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

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
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
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
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
為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
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
功于民心誠恤之而戮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
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
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絕地天通固為之區別其
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此降

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鎮川瀆以名其州奠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為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既成而

殷盛則所以防閑儆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臯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焉約飭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祇德也心之祇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于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彛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

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遠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己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彝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大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既論臯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即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目也一日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雩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

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言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知

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臯陶明刑之切近捨臯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既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旣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

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蠲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已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令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已

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錯訊鞠之變遷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令爾罔不由慰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嘗愴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愴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它人矣自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

也自臣言之苗之庶幾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
臯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祇敬
迎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
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
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
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
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
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
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
獄之所繫蓋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其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頒贖刑之令言之訥而
不敢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德旣見於發語之
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
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
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
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

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殺爲功貪吏以鬻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漢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

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愈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內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

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別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辟疑赦而爲罰則五罰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即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教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揜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

所不得遁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經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即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

也五辟之疑既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毀支體之與捐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刑不增不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既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而亂其辭既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

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既無正律察其
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陞
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
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
所謂輕重諸罰有權是也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亂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
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
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
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殫其

資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
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
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輸
財憫之猶若此況於真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
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者穆王憫斯民之篤
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真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
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
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
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
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
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類然土木

爲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真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論刑旣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旣得其孚

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歆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歆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

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真知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清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值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

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貨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

協于極則于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爲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它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或上或

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教之以密察之工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爲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

曾是以爲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蓋
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
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
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
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
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間帝命之所以集也三帝
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授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
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
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
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
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
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
者隨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間至於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已者不足以與於
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
以降懷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膏澤殄盡

而無餘故也使尚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爲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真能踐此語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許之

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
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
多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予嘉因
褒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
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
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
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
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
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
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
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
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
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
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
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丁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拳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其

服繫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爲之搖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敕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楯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隄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甯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牯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室塞其獲甯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蓋師行遇風督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衆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

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它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

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旣治道路旣除部伍旣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

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馴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出師之名曰伐發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國曰鄭誅其心也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

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爲言盡也盤之爲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

是言也穆公疇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言之首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固無事之國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禍敗鄉師而哭之際憂沮困辱果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爲羣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真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也責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違之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湔除滌治俾略無扞格沛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怨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

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我雖則云然尚缺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敘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
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語辭也如抑鬯弓忌之
類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已而違之
非不知其爲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
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
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真可信而益
知私情之不可徇也尚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
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旣愆
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
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
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截截巧辯能移人之
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
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旣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
此將廓然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養之
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
萌也儉邪讒佞之徒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

疑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膚革之
間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
而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
慤而無它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
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

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
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
遂也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
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
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
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作誓之時百里奚蹇
叔蓋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善端初
復略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
而於二三臣者意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
真儒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謂邦之杞隍咎有所
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
慶非它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勤勤懇
懇者豈徒爲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
君怠於爲治反待其臣挽引督趣而猶不知勉者
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附錄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
楊時受易論語旣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
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
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
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言
至居執事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
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
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

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歛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書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百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

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闢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

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
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
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
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
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
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
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
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